

家庭的遗产

在巴黎,我和建筑历史学家罗叶关于城市文化问题的交谈,被安排在他的家中。待到了他家,才知道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“设计”。

他的家在位于市中心一座老公寓楼房的顶层。这种阳台上有着精致的铁栏、四五层连体的老楼,是巴黎的特色。推开厚重的大门,照例是大理石包墙铺地的现代设施——因为老楼里只有这么一点空间可以利用。在我乘着电梯悠悠地上升时,忽想这肯定是罗叶先生在现身说法,向我展示巴黎人以怎样值得自豪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老楼吧。有时,伟大而高深的理论不如一个生动的范例。更何况这范例就是他本人。

然而,更叫我感兴趣的是,他客厅的陈设与家具差不多全是1840年的老东西。从沙发和茶几到壁炉上的座钟、瓷器、油灯、铜雕,以及墙上的画。他说这幢

楼是1840年的,所以他给这客厅配的东西也是1840年的。他很注意收集这个时代的物品,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时代的风格。

罗叶说:“这是我家庭的遗产。”他的神气挺得意,也很庄重。

这使我的思维一下子蹦到另一件事上。两年前,我曾到一位年轻朋友的新居祝贺他的乔迁之喜,屋内一切都是崭新放光。我问他原先家中那些老家具呢,尤其是一件大漆彩绘的屏风,古韵盎然,极具神采,给我的印象很深。不想这朋友笑着说:“原先那些旧东西和这新房子不配套,全不要了。你说那屏风呀,没想到竟卖了一万四千块。我这套意大利真皮沙发就是拿那玩意儿换的。”我如挨了一棒,更像是卖了我的宝贝。

事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,发表在青年刊物上,题目是:咱们每个人都保护好一点老祖奶奶用过的东西!

欧洲人把遗产看得很重要。“遗产”一

词源于拉丁语,意思就是“父亲留下来的”。它有物质(财富)的含义,也有精神(财富)的内容。这就像我们家中相册里那些父母以至祖上的老照片。照片上留下的记忆总是大于照片本身。它延长了我们的人生,巩固着我们的生命积淀,时时召唤着我们的生活情感,然而不单是照片,其他旧物,也一样是过往岁月实实在在的载体。可是,面对着这些陈旧又沉默的遗物,人们往往就缺乏文化的悟性了,甚至纯粹把它们当做一种物质性的家产。单一地用经济眼光去衡量它的价值。如果它残破了,褪色了,过时了,便把它处理掉。

于是,我们的家庭很少有历史印痕。或者说,虽然我们自豪于自己数千年的历史文化,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却很难见到遗迹。过去由于穷,能卖的早都卖了;现在由于富,赶快弃旧换新。

这里边,有一个对“旧”的思辨。东西旧了,以旧更新,原是万事万物

的规律,然而,这里边还蕴含着发展与进步的。在农业文化中,旧的含义便遭到分外的贬低。农业以一年四季为一个生活周期,每完成这一轮,便进入一次新旧的交替与更迭。生活包括一切企盼与希冀就立即从旧岁跳入新年。对新事物渴望的反面,便是对旧事物的厌弃。所以,每逢春之交的年的全部意义,就是除旧和更新。在这种文化孕育中,便生成了一种厌旧心理。旧,只是一种过时,一种多余,一种废置——人们总是站在相反的对立面来看待旧事物,排斥旧事物,并予以抛弃。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,我们家庭的历史就像田地里的庄稼那样年年入秋便连根刨掉?能看见的只是当年的新苗新穗?

其中的关键是我们把遗产过于物质化了。如果只把它当做一种物质,我们就随心所欲地处置它;如果也把它视为一种珍贵的精神,我们就会永远守卫着它。以它为伴,以它为荣,甚至把它作为生命的并不次要的一部分。

胡思乱想

杨绛



假如我要上天堂,穿什么“衣服”呢?“衣服”,不指我遗体火化时的衣服,指我上天堂时具有的形态面貌。如果是现在的这副面貌,钟书、圆圆会认得,可是我爸爸妈妈肯定不认得了。我妈妈很年轻,六十岁还欠两三个月。我也只有六十七岁。我若自己声明我是阿季,妈妈会惊奇说:“阿季吗?没一丝影子!”我离开妈妈出国时,只二十四岁。妈妈会笑说:“你倒比我老了!”爸爸和我分别时,我只有十三岁,爸爸会诧异说:“阿季老成这副模样,爸爸都要叫你娘了。”

我十五岁,大概是生平最好看的时候,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姑娘。我愿意穿我最美的“衣服”上天堂,就是带着我十五岁的形态面貌上天。爸爸妈妈当然喜欢,可是钟书、圆圆就不会认得我,也不肯认我。钟书决不敢把这个清秀的小姑娘当作老伴;圆圆也只会把我看作她的孙女儿。

假如人死了,灵魂还保持生前的面貌,美人也要了,不美的人,永远那副模样,自己也会嫌,还不如《聊斋》里那个画皮的妖精,能每夜把自己画得更美些。可是任意变样,亲人不复相识,只好做鬼鬼了。

亲人去世,梦中相见也不能。但亲人去世多年后,就能常常梦见。我孤身一人已近十年,梦里经常和亲人在一起。但是在梦中,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面貌和他们的衣服,只知道是他们,感觉到是他们。我常想,甩掉了肉体,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,而且是熟悉的、永远不变的,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。

笑口常开

●今天上班和一个女同事一起办砸了一件事,经理刚要开口骂那女孩,她撒娇似的吐了一下舌头,经理当场就软了,说了声:“下次不要这样了。”

我窃喜,挨训时也学着吐了一下舌头,经理憋了三秒钟吼道:“你是狗吗?”

●坐车的时候听几个中学生聊天,其中两个男生在讨论年级中哪个女孩最好看,讨论正欢呢,旁边一个女生说:“我妈说我挺好看的。”两个男生沉默了几秒,其中一个说:“这话以后别到处说了,你妈骗你呢!”

●今天去ATM机取钱,一个人一直在看我输入密码,我一直在努力地挡。可是他一直在很执着地要看。我忍不住问他:“你看什么看?”

他回答:“我就看看,你把身份证插进去能取出啥钱来!”

●女儿:“妈,我和同学出去旅游。”
妈妈:“男的的女的?”
女儿:“男的的女的都有。”
妈妈:“几个人啊?”
女儿:“加上我一共两个人。”
(笑语/辑)



微信时代的施舍 李景山 作

房间空了心不挤了

周末留在家中做些什么好呢?如果天气晴好,就请手洗一盆衣服,挂在阳光里,让它们迎着微风,晒太阳。如果空气凉爽,就在没空调的小厨房里不急不躁地做几道美食,犒赏之前一周努力工作、学习的自己和家人。如果天阴欲雨,正好看一部电影、读一本书、做半小时瑜伽,再睡上一大觉……但无论什么天气,一定要做的事就是整理东西。

“整理”拥有一股非凡的魔力,只要开始,就可以让空虚无聊的时光变充实,让平静安然的心情更闪亮明媚。整理,让生活呈现最好的样子。

以前,以为安全感薄弱是拥有不够多的关系,无论感情还是物品,都有种来者不拒的架势,但当大大的房间都被各种物品填满后,生活似乎更加糟糕了。找一物而动全屋的忙乱、焦躁让人心情沮丧,有时候,感觉自己已经沦为这些杂物的奴隶,每天心情随它们左右,精力被

它们消耗,一旦偶尔偷闲疏于照顾,它们就不肯安生,不动声色地大肆造反。现在明白,安全感只能来自于心灵,不是物件丰盛就可以强大的,就像我那位自卑内向的小同事,即使有两个大衣柜装满了漂亮的衣物,也不能阻止她时刻怀疑否定自己。

有些东西就像潜伏在水底的淤泥,如果不及时清理,稍一搅动,生活就会变得浑浊不堪。整理,势在必行。

整理时,不要听舒缓轻柔的音乐,那只会让人多愁善感,沉溺在软弱的情感中,逃避纠结,什么都不敢改变;也不要听激情动感的DJ,心若躁动得想跳起来狂High,怎么能静下心来跟物品对话呢?最好的办法是放《断舍离》《零杂物》《不持有之道》《简单生活的艺术》等有声书听,它们推崇简约但不简单的生活方式,认同整理是禅修人生的方式之一。

听这些作品,如同请了一群“整理专

家”到场帮忙指导,掌握更为便捷有效的方法和细节,更多时候会被某一句理念击中,醍醐顿悟,整理起东西来事半功倍。

穿了近十年的破衣服、颜色泛黄到有陈腐味的报纸杂志、几年没翻过的工具书、不好使的笔、跑调的卡带、磨花的光盘和一堆堆过期的票据说明书,但凡创出来,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扔掉,不用解释,也不用多想。

有些东西很好,但就是不喜欢。用微信联系各路亲戚朋友,谁需要就送谁。世上的很多事都是吾之砒霜彼之蜜糖,他们欢喜不嫌弃,我轻重还灭灭了罪恶感,算是皆大欢喜。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,赠人旧物,彼此感情更亲近了呢。有些感情也是这个道理,人其实很好,但彼此在一起就不开心,告诉自己,不必再勉强去维持了,放下是解脱束缚,成全了彼此舒心的未来。

整理不是一场残忍的背叛,也不是

悲伤的告别,它是一场发现自我、重塑新生的旅行。我找到了一直忘了看的崭新绘本和小说月刊;在壁柜深处发现了“失踪”已久的日记本和相机;零钱也很多,我都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富有。把收藏的精美餐具、抱枕、漂亮衣服和包包都拿出来,曾将自己置身在“凑合”“对付”当中,把美好的搁置起来留给未来享受,这种浪费的行为多么愚蠢与不明智。人生短暂,我只准备跟心爱的物品相遇,彼此善待、珍惜。这样,每一刻都珍贵美好。

整理,不止房间空了,心灵也不拥挤了,似乎有无穷的能量注入,让生活成为清澈流淌的活水。过去的我不追,该来的我不推,整理让我达到最理想的状态,那是生活最好的样子。

你想整理人生吗?从手边的杂物开始做起吧,漫长人生路上,边行边整理,才是完美的旅行。

蔡静乐

读书有什么用

马未都



读书有什么用?这是一名大学生对我的提问。在有书以来的文明史上这本来不是个问题,但进入知识碎片化的时代,这个问题的确成为他或她心底的发问,虽不振聋发聩,却也发人深思。

信息革命的今天,任何一个简单的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解决,谷歌与百度随时能帮助你解决遇到的任何难题,简单有效而无须苦苦读书。浅尝辄止形容网络上的学习再贴切不过。不求甚解成为今日大多数人求知的常态,于是,“读书有什么用”就真的成了问题。

我做了如下回答:读书可以让你与众不同,腹有诗书气自华(苏轼语)即是贴切的一种表述。学校所读之书不可视为书,故有“课本”之谓。此读书则是文史子集外加科学一类,读之与不读有天壤之别。书多读之士,知恐惧,知羞耻,知艰难,古人以为有此三知方可成人。无此三知仅有人之躯壳而已,惜今天这类躯壳充斥视野。

远离琐碎

马德



一个人陷于多深的琐碎,就会有多促狭的格局。琐碎分割了生活,生活拂乱了心性,心性拖垮了格局。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了,最后殃及的是整个人生。

一粥一饭有暖凉,一朝一夕有烦扰,一交一往有嗔怨,一求一取有得失。在凡尘,自有俗事,自有俗人,自有万干琐碎,自会纷纷扰扰,自要枝枝蔓蔓,散乱无际涯。

人陷于琐碎,就会为它而缠绕,而挣扎,而迷乱,而惶惑。人在琐碎上纠缠久了,眼界就会短小,心胸就会狭隘,念头就会窄促,就会沉醉于小聪明,沉迷于小利益,沉陷于小得失,沉迷于小目标。人一旦被琐碎羁绊,就会与“小”缠绵,与“大”疏离,然后,大心性衰脱,大品格驰失,大境界沦丧。最终,在“小”上自以为是为,自鸣得意。

生活终会给我们一些琐碎。譬如,遭遇鸡零狗碎,鸡毛蒜皮,甚至还会遭逢鸡鸣狗盗。这些琐碎,会伤了优雅,让我们变得俗气;会丢了安静,让我们变得躁动;也会通了平和,让我们变得乖戾。琐碎,只会让我们在俗的路上越走越窄,鸡飞于矮墙,狗吠于短巷,终行之不远。

这个世界的许多平庸,可能就是被琐碎拖垮了的优秀。而许多小肚鸡肠,可能就是被琐碎荒废了的宏大气象。琐碎不起眼,但好多人,好多事,都坏在了琐碎上。也因此,多少可成大事者,困于琐碎,也耽于琐碎,最后,琐碎绑架了他们,进而毁灭了他们。

其实,只要不拘囿于眼前,不迷失于脚下,所有的琐碎都是容易挣脱出来的。拔脚于烂泥之中,要有濯足于清溪的清静之心,亦要有运行于四方的鸿鹄之志。如果真这样,多难缠的琐碎,也都能走出来。

说法

我对那种睡着的、玩着的青年,并不鞭笞,我尊重他们的选择,但前提是你必须诚实劳动。只要守着这个底线,然后你睡啊玩啊醒啊努力啊,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累了休息一下有什么可苛责的呢?他们不过是有点不满意自己的现状,或者不满足于自己受教育所听到的那些东西,不知道路怎么走,想另外找个出路。我接近这部分青年,然后和他们有共鸣。

美国的创新往往不是有意为之,而是在边缘,自然而然做的,不像我们搞运动,提倡什么什么。我们的教育理念有一种官僚主义文化,很荒唐。

——钱理群接受凤凰文化采访。

被特朗普挂在嘴边的反精英主义言论并不新鲜……好在,世人对反精英主义和带有民粹色彩的孤立主义的沉迷向来都不长久。虽然“精英”具有明显的反民主意味,但今天的外交政策权威团体

所以我觉得企业家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,真正的庙堂之侧一定是跟钱没有关系,而是跟道德、价值观、社会责任担当有关系。

——近日,马云接替柳传志成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新任主席。他以企业家担当为主题,提出企业家应该处理好与钱、与政府、与世界、与未来的四种关系。

当人工智能非常发达的时候,人类到底有哪些无可取代的价值?这些无可取代的价值还是来源于我们自己进化的过程,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,我们有慈悲之心。

而且我觉得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女性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时代,人类社会出现任何一个非常艰难、用理性甚至暴力不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时,女性的智慧、女性的宽容、女性更加强大的慈悲情怀,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。

——人人公司董事长陈一舟在2016(第八届)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的发言。

希望我们的杂书馆能做成百年老店。即使未来有纳米丁细胞连接大脑皮层和智能云,知识可以被批量下载,仍会有少数人拒绝被洗脑,拒绝变成一串代码。那时候,杂书馆也许会成为少数的桃花源。

——高晓松昨日在微信上发言。杂书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,是由高晓松担任馆长的大型私立公益图书馆,也是一所免费公开借阅的藏书楼。馆藏面积三千余平方米,设有国学馆及新书馆,馆藏图书及纸质文献资料近百万册(件)。

我希望以后孩子们在长大后的理想时,除了科学家、市长、艺术家以外,也能说当个商人,不是这个国家商人多了,而是真正好的商人不多。尽管我们有近千万的浙商,但是成规模、成体系,自己组建、有自己价值体系的群体确实不够多。《孙子兵法》有句话,“兵者国家利器”,不得不察,任何一次错误的战争,都会导致尸横遍野;今天可以说,“商者国家利器”,不得不察,任何一次金融危机,任何一次经济的变革,都会影响成千上万个家庭,